

# 中西合璧

## 前言：北美華人教會的繁複性

北美八百個華人教會都是二元文化（也許該說是多元文化）的團體。在北美的華人，已不難得分辨得出自己的人格習性哪些屬「華」、哪些屬「洋」了；而教會哪些受中國傳統薰陶、哪些受西方文化影響，自是更難辨認。

中、美文化都非同質文化，也都各有其理法層面（例如中國的儒家思想、古詩，毛澤東辯證式的唯物論，北美的科技、醫療）及非理性層面。



# 的北美華人的教會

林慈信

本文將討論北美華人教會的若干事工，以說明我們如何兼具中、西文化特色。目的是透過聖靈來看這些現象，而非裁奪孰是孰非。倘若華人教會的弊病在聖靈的光照下顯露出來，就讓我們勇敢地認錯、悔改吧。

## 北美華人教會速寫

本文所討論的，是北美郊區型的教會，即使有些教會座落於華埠。此乃因今日華人教會成員

大多受過高等教育，兒女亦就讀於著名學府。教會的注要人力資源是負笈來此的留學生或前述專業人士的兒女。今日的專業人士也是昨日的留學生，學成定居、並開始成立（或堅立）教會。教會裏少則四分之一，多則二分之一的信徒是在北美信主的。然而，教會的屬靈光景與領導方式，却仍深受一九四九年以前奮興式、基要式及聚會所式的傳統所影響。

在北美的華人牧者有三類：(1)在亞洲受神學訓練的牧師，至少有十年事奉經驗。(2)生長於北美的華裔牧師，最近才被請上講台來牧養業已長大成人的牧師，長執的兒女。(3)身兼二元文化的牧師（大多來自香港），操兩種語言，三、四十歲，漸漸執掌一、兩百人（或三、四百，甚至六百八百）大小的教會。

這些教會的文化特色如下：

### 1. 講道：訓誡式或解經式？

華人信徒習於訓誡式，趣聞寓言式的講道。傳道大旨在勸導會眾講究道德、操練品行，並「在靈性上長進」。講道時不斷穿插故事，口氣是權威性的。講章內容是講員的生活體驗或事奉心得，不太強調解經或教義。

中國式講道頗受儒家及通俗文學的影響；天人合一的聖哲擁有神秘智慧，而講說俗文學者旨在藉史實或故事來傳遞社會價值觀。歐美宣教士

引進的敬虔作智識色彩。這種講道的長處個人與神的關係，以及人際

不過，越來越多年輕牧師（海外）接受「西式」講道法，是稱之為「西式」或智識性的「西式」想成是「化包袱」。我並不認為聖經要「解經式」之間挑一種。

解經式講文，找出主題、動態、文學作品或當代文化經為內容，藉著應用，解釋改變。

這種講道分析、然後講略，達成目標。這樣的講道問題，並在今日過基督化的教及典範，被納入「門徒訓

我們是可能兼取其長：信徒過聖潔、有別於世俗的服基督。訓練、禱告、靜默之事。各種書、錄音帶、心的牧者自修



最後，我們討論牧師的領導方式。過去華人教會把牧師看成僧侶：不受尊敬，不領高薪，只是陪襯。十九世紀時，宣教士在中國栽培被逐出家門的初信者（有許多是因信主而被逐），以及信了主的助手（秘書、翻譯員），使之成爲牧師。最早的一批華人牧師，薪水只有宣教士的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。不論是在中國社會或宣教圈子中，華人牧師的地位都很低，自我形像當然也低。這些牧師受的訓練是禱告、讀經及繁重的佈道工作。「聖經學院」訓練出來的牧師在下列三方面都很弱：一般大學的文理工科、英文、神學。但却擅長於：在困境中生活，禱告、倚靠主，與傳統式、個性強的領導人配搭事奉。

時下的年輕傳道人，却在四年大學後外加至少三年的神學院訓練。他主持推動決策：讓長執們對全教會有通識眼光，然後訓練平信徒領袖，組織各部門。講道和探訪是不可或缺的，明確的牧會哲學亦是行之有效的關鍵。打從聘牧過程開始，牧師的薪資和福利（假期、保險、退休、進修等）都可拿到桌面上來談，並可每年再予調整。他是社會的一份子，地位不遜於長執。他可能具備工程、醫生、會計師等專業資格。

傳統華人牧師得維繫家族及社區的價值觀，他得忍受各種困難（包括貧困！）也因此許多師母必須出外工作，也常終生服事於某教會。年輕牧師較無畢生效忠於某教會或吃若耐勞的觀念。

兩、三年任期的現象頗爲普遍。根據某些美國宗派的統計，牧師任期平均是一年半！

平信徒應禮遇牧師，牧師也應長期認同教會及當地社區（城、鎮）。年輕牧師應再思「忠誠」這觀念，權利及義務應予平衡。在聖經光照下，不同角色（維繫者或執行者）得重新評估，並使之切實可行。

## 結 論

華人教會因其多元性，其前途之艱難、複雜及挑戰性是可預見的。會眾的來、去各有不同：單親家庭、毆妻、虐待孩子、離異、新移民、被放逐的知識份子、異族通婚、有自殺傾向的少年、吸毒、年輕寡婦、老年人……我們如何面對這無數的需要，而找出有效的事奉策略？

我們遠比自己所想像的來得中國化（即使是生長於北美的華裔），也遠較自己所知的來得洋化（即使是新移民），我們都得從頭回想自己身上的文化複雜性，然後謙卑地去欣賞其他的中國人。如此，我們也許不再去計較次要的，而只專心致力重要的：例如傳講神的話語，爲基督得人，建造基督的身體，全時間從事福音工作。

「怎麼做」是可以變的，「爲什麼做」却永遠不變。（鄔錫芬摘譯） □